

少女核

[台]神小风·著

一对碎裂的姊妹。

远远地站在两端，不触碰，不交谈。

当爸爸隐形，妈妈嘶吼，她们将自己蜷成一个茧，孤独安全。

直到有天，姊妹消失。

妹妹走进姊姊房间，她的一颗心完全被揪到喉头。

至此，她才明了姊姊的秘密计划。

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吗？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少女核

神小风·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女核 / 神小风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3.3

ISBN 978-7-5153-1376-4

I. ①少… II. ①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7971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2-9157

原著作名:《少女核》

作 者: 神小风

中文简体字版 ©《少女核》2009 年, 本书由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正式授权,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 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<http://www.cyp.com.cn>

插 图: noreenmomo

责任编辑: 刘霜 Liushuangcyp@yahoo.cn

编辑部电话 (010) 57350508

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: (010) 57350517 57350524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80×1280 1/32 6.75印张 1插页 150千字

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3.00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526

少女版的洛丽塔

《少女核》以重量级的少女漫画之姿降临，给人另类的阅读感。神小风向来以长篇小说出招，有意跳脱台湾文学奖以短篇小说为科举竞技，同时展演她对同世代文化的细腻观察。

《少女核》印证新世代的次文化，上网打怪、留恋网络、手机重症，对流行文化高度敏感，却对现实的世界焦虑彷徨，无法与父母应对，只能以谎言敷衍。这令人想起东洋味的“洛丽塔”。“洛丽塔”原本从纳博可夫的名著《洛丽塔》（Lolita）而来，是十二岁少女之名，经过日本流行文化浸润，成了某种特定少女族群的代名词。这群少女面貌青涩、装扮可爱、衣着如漫画的少女，甚至指拒绝跨越到成年者。日本味“洛丽塔”成了青春期无限延伸者的代名词，《少女核》就有几分这种“不愿长大成人”的味道。

《少女核》开始，张舒婷与张舒涵这对姐妹逃家后，叙事

不断插叙，将记忆拉回更年少时，这种拖着青春期尾巴不愿割舍的“洛丽塔”姐妹，在原生家庭是敌对关系，沉溺于网络聊天室，最后受引诱而离家。其中，张舒婷的爱情随之而来，性爱也轻浮，属于强烈肉欲的。至于妹妹张舒涵，则是精神的、内观的人生。姐妹互为表里，性格互补，也互相凌迟。这种设计目的，小说最后揭露的谜底像是电影《斗阵俱乐部》的女声翻版，一人分饰两角。

《少女核》虚虚实实，暗喻指涉，看得出神小风不甘将此流于故事表层，使得《少女核》内在结构多了些有趣的翻转与意义，有待读者深究。

甘耀明

少女的微宇宙

有一种人，你没法抱着、吻着，只能别扭或仿佛施恩似的对他好；想一脚踢开，又没真那么恨之入骨，只好摆着、偶尔对望，假装没这回事。可就像堆满了杂物的空房间，陈年的宝物箱，你会越来越不敢打开，不敢走进去。你知道那是什么，可是你不想看见，坦率太伤人，你只想转身违背。

这就是“少女核”，无法爱、无法恨，最后只能离开，也是少女的黑暗之心，原本的故事发想只有一个概念，就是逃离眼前的世界。我常常想，是否所有人都有一个深层的欲望，离开现在的自己，离开现存的一切，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重新过生活？

这需要两股力量推动，一是从内里往外推的憎恨与厌恶，对于日常生活的焦虑与反动到达极点，直到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再忍耐了，自问：能不能砍掉重练，重新再活一次？正视自己的崩毁，这是对自己而发出的真心话。而另外一股，则是重新

建造新世界的大冒险。要逃离很容易，只是有没有勇气去踏上冒险之路，抛弃原本自己习惯的一切，去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宇宙？这是一个虚伪的幻梦，也是身为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断遭遇的事，我们总在期望，欲自现实遁逃时，能有自己的国度提供自己存活。

这是一对姊妹的故事，两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生活，姊姊“还没学会怎么样才能牵起妹妹的手”，于是说谎、虚构、编造故事开始变成一种生存方式。这本小说里所描述的一些状况，也多是我的自身经验、他人观察以及台湾当时的社会现况。写作的人，尤其是初期的写作者，往往难脱自己的生长环境，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宝物。以我来说，我很不擅长与人相处与沟通，但念高中时，整个网路和电脑通信大举兴起，生活开始处在一个被称为“网路世代”的环境下，也正因用网路交谈的过程中看不到面，反而让我能慢慢地交谈与理解对方的想法，甚至开始写起了小说。对我来说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。

《少女核》这个故事，是一扇门，一个房间，一场真心话或大冒险；半自白地写，也半认真地写，试着替不圆满的现实，给出一个圆满的故事。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年轻读者怎么看待这样的作品？处在一个“同文”，但生活与成长经验都与我截然不同的地方，是否真能明白那夹缝里求生存的幽微情感？我对此很好奇。无论如何，谢谢中国青年出版社给予我这个机会，也谢谢编辑刘霜，她为这本书付出了很大心力。如果一直有这样的出版人在，这时代的我们啊，其实也没什么好害怕的。

目录 contents

少女版的洛丽塔/002
少女的微宇宙/004
和妹妹一起去的那个地方/001
姊姊离开的房间/031
于 夏/053
TCFPQ/071
茉莉姊姊/095
真心话大冒险VI/125
真心话大冒险VII/ 143
“好像是下雨了。” / 185
后 记 真心话大冒险IX/ 199

和妹妹一起去的那个地方

我多么想离开自己
离开现在的自己，到很远的地方去
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
或许是永远都天气晴朗的地方
只要想，就可以随时看到海或山的地方
用劳力换取生活所需，跟很多人交换目光
而我们从来不曾认识
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
在那里，我们或许可以做一对货真价实的姐妹

——传送简讯 Y/N



和 的妹 那妹 个一 地起 方去

好像是下雨了

我听见雨的声音滴答着，从车窗外蔓延开来，

随着车子的行进，

整个世界仿佛都在嘎吱嘎吱地响。

我缓缓睁开眼睛环顾车内，真的没有人了，空荡荡的座位上只剩下我，什么也没有。我望着前方司机模糊摇晃的背影，忍不住眼皮又开始往下沉，却怎么样都睡不着。

这辆公交车要去哪里？

我转头望着坐在我身旁早先睡去的妹妹，她已经醒了，又像是没有真正睡着似的睁大眼睛，盯着窗外不断流逝而过的街景，一颗雨滴缓缓从她眼前滑过。

“到这边的路都还认识吗？”我开口问她，妹妹迟疑一下点

点头。

那就再继续坐下去。我犹豫了许久还是没有把话说出口，但即使我不说出口，我们心里也都知道的。还不行，还要再远一点儿，不管到哪里都没关系，地点不重要，只要到一个彻底陌生的地方就好了。

我不清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需要带些什么东西。一切都没了，我们必须以一个空白的时间为始，到陌生的地方存活。丢掉一切，我是指丢掉足以想起些什么的一切，丢掉所有行李，曾经站在浴室里刷过的牙刷，流过泪的被窝，摊开课本躲在底下画漫画的桌子，那些充满味道的房间，“我们”的房间。所有跟过去有关的一切都要被丢弃，被背叛。我们必须主动离开这一切。

我转头望向窗外，雨把一切滴成模糊的倒影。伸手试图在车窗上写几个字，在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之前又抹去了。

这里是什么地方呢？

我是个不太会过生活的人，包括对于周遭的细节，离家一公里以外的路就不认得了，虽然说这点对于现在的状况恰巧是好的，但归根结底仍是习惯问题。生活在太便利的都市里，下场就是会太过于依赖公交车和捷运，以至于让自己常常处于迷路的恐惧状态，总是想着捷运每站都停，公交车只要上了就能抵达你要的站。这是多么好的事情，还有什么路是只要你上去了，就可以轻易到达的呢？可以坐在上面看书、打简讯、玩扑克牌、张开嘴巴睡觉，

如此轻松容易，重点是可以确信能抵达想要去的地方，多么好的一件事。

如果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没有出现，那就自己创造一个吧。

车子慢慢地停下来了，我朝妹妹望望，确定该拿的东西都拿了才安心下车。要拿的行李不多，包包里只塞了存折、图章等有的没的基本配备，或许还有其他无用的杂物，我记不太清楚了，但足以让我们依存着活下来的东西，最重要的其实也不过就是钱而已。

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？我想不起来，再也想不起来了。

下过雨的空气很潮湿，土壤也是，迎面而来的不适像紧钻入鼻腔的蛇般湿黏缠绕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随着妹妹踏出车门，才一离开车厢，身后的公交车就毫不犹豫地快速开走了，我回过头只能看到它的车尾巴，像是不容许我们反悔般迅速开走了。

眼前是一小片废弃的公园，褪色的大象溜滑梯和断了链子的秋千缩在一旁，在公园里形成大部分的阴影，一点也勾不起人想去玩的欲望。我们下车的地方就在入口旁边，站牌上的付费广告和站名已经斑驳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公园两旁破败低矮的门户紧紧相连，红砖道仿佛无止境地向外延伸，狭小的街道上漫着蒙蒙雾气，一眼望去看不到路的尽头。我们当真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和熟悉的城区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，但这就是我想要的啊。街道对面横着远远的桥不知通往哪里，桥旁长满了几乎高过人顶

的草，乱蓬蓬的一整丛。

这里是鬼屋，我们两只落单的鬼像闯入别人的故事般，胆怯又忍不住兴奋地东张西望，对于这个即将展开生活的新地方，试图发现它有多么适合我们。

“走吧。”

我用力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，妹妹仰着头紧盯刚下车的那个站牌，看也没有用，失去公交车的站牌已经毫无意义了。我走向前去想把她拉过来，犹豫了几下最后还是开口唤她。

“走了，我们没太多时间。”

妹妹没说什么，面无表情地回过头来。我转身往住宅区里走，走得不快也不慢，借着一旁汽车后照镜窥视妹妹已经跟上了，才放心继续迈开步子。

我还没学会怎么样才能牵起妹妹的手。

没做好准备的新生活，还是先从熟悉的食物开始比较妥当，我和妹妹走进连锁快餐店分别点了可乐和薯条，在角落占了一整张桌子，摊开随身携带物品倒在桌上，开始一一检视着。

“存折，图章，提款卡。”我翻开存折打量着上面的余额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谁也没把握这些钱能让我们撑到几时，看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想办法赚钱了。

“我们要住哪里？”妹妹问。

我抓抓头，在来之前我们完全没有设想过，本来就是嘛，说

好了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怎么还会去先打听租屋信息？

“等一下去附近找找吧，不然市公所那边总会有布告栏。”

“你知道这里的市公所在哪儿？”妹妹没好气地望着我。

“不知道，但是可以问人啊。”

我刻意装出轻快的口气。妹妹抬头想说些什么又低下去了，一脸凝重地翻着那本我刚才翻过的存折。她现在一定在想着自己的姊姊怎么这么没用吧，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要是有一种书就好了，《离家出走攻略手册》或是《那些逃家孩子教会我的事》之类，应该会大卖吧，至少现在的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一本来，就好像那种户外教学注意事项般，把应携带物品都条列下来，例如不要忘记携带防晒乳，因为在迷路的过程中可能会脱水而死，这样说起来还是需要个铁铝水壶比较实际。手帕、卫生纸就不用说了，乖孩子本来就必须带，才不会像我现在努力想破头，老是神经质地觉得自己一定忘了带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一个关键性的，没有它就不行的东西。

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我脑袋里只有“钱”这个字，这东西钱应该买得到吧。

妹妹从包包里掏出一支铅笔，在麦当劳的墙上写下“穷图末路的两人”（“图”还写错，是“途”，我纠正时她一脸不爽），然后画了一个箭头指向我们。

我用力吸完最后一口可乐，吸管的顶端已经被我咬烂，底部搜刮干了的纸杯底发出难听的声音，接着我用力扣扣，扣穿刺出

一个洞，扔进垃圾桶。

我们没有穷途末路，那是电影里不得已要亡命天涯才会用的句子，我们是自己选择站在这条路上的。



租屋广告都是滋长在房屋边缘的。太阳有点大，我们紧挨着彼此再度钻进那些狭窄的巷弄，简单的标语附上房东潦草的电话，我们拿出手机站在屋檐下一个个打，阳光把说出口的那些言语都融化了，变成焦躁的汗从额头上滴下来。

妹妹在某个楼梯口坐下来，小心避开身旁的蜘蛛网，这地方真是肮脏透了。她指向附近一家竖起肮脏招牌的网咖店。

“你以为我没想到这件事吗？”我没好气地低声埋怨。的确，谁不知道用网络找房子会比较快，但不行，这样一切就没意义了，至少对目前的我来说绝对不能上网，要依靠自己去生活才行。我对着接通的电话试图分辨房东浓重的乡音，夹在对话里变得更刺耳了。

找房子固然麻烦，但沟通更加麻烦，直到我终于找到一个稍微可以沟通的房东时，天已经快要黑了。房东穿着衬衫人模人样地出现在楼下，一脸没有睡饱的样子，满是倦容，见我们来了也不多说些什么，抬起下巴指点我们上楼。那种动作我太熟悉了，

像叫狗，一副眼前的家伙不过是个孩子没必要多讲什么，光用下巴或眉毛就可以应付我们，这种人满街都是，仿佛一眼看穿眼前的人值不值得浪费时间应付，是人类必备技能之一。

我努力装出一副可靠的样子，跟着房东爬上楼梯，心里不断告诉自己不要太挑，只要干净便宜就好，只要能活下去就好，这才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。

楼梯已到了尽头，出现的是一间顶楼加盖的铁皮屋，仿佛连多做装饰都懒得立在那儿，天气热连门把都是滚烫的。铁皮屋旁的空间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，大概是房东自己种的吧，旁边还有一小块类似菜圃的东西，浅浅地铺着土，更外面竖起了一长条竹竿，上面不知是谁没收的被单晃啊晃，一整片的白。

房东在计算器上按了几个键亮给我们看，数字让我暗自惊讶，这里竟真那么便宜，我不禁暗暗揣想起存折上的数字可以让我们住多久，可以撑到再不能撑的那个时候吗？

“可是我不能租给你们。”房东懒懒地说，瞄了我一眼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看着他的下巴，跟他的脸一样干净得没有胡楂儿，或许是他刮得太干净了看起来却很不正常，像少了点什么似的。

开什么玩笑，我才不害怕这个人，我谁都不害怕。

“谁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。”

“我们只是想住在这里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好干，一股心虚的气味蔓延开来，发着抖，是我最讨厌的味道。

可是不行，不能退缩的，我必须拿出大人的样子来。

